

1616

周口

1

2003

总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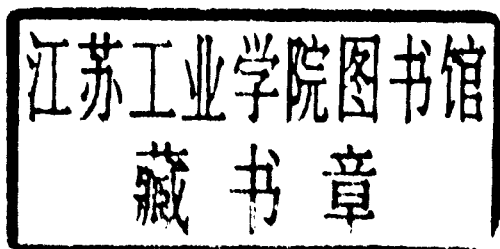
文史

资料选辑

周口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办

周口文史资料选辑

ZHOUKOU WENSHI ZILIAO XUANJI



2003

总第二辑

周口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主办

顾 问 田有申

主 编 陈望斌

副 主 编 李德昌 刘占国 李凡荣

吴文华 周昌维

封面设计 岳献甫

目 录

史迹追踪 ●

- 1**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西华的救济活动 / 叶魁
13 “联总”在西华开办儿童教养院的情况 / 庞曙光
19 追迹周口瑞竹堂 / 刘亦农 周昌维
27 黄杏樵及其别墅杏园 / 马毅堂

人物春秋 ●

- 30** 我的父亲袁世凯(下) / 袁静雪
65 探寻李鸣钟史迹的两次专访 / 李凡荣
72 徐玉诺在淮阳 / 周昌维
76 忆爱国民主人士胡民英先生 / 谭凤岭 叶魁 刘云龙
82 我所知道的张镇芳 / 阎钦莱 崔成烈
89 近代中国“四公子” / 任凤霞 迟秀才
95 苑玉华在扶沟禁毒治匪见闻 / 高鸿德

往事追忆 ●

- 100** 人头状
——解放前轰动淮阳县城的一桩冤案 / 张文启
108 袁世凯葬母 / 李相宾
113 西华县的“十年黄水” / 李海山
117 千古奇祸 人间劫难
——追记家乡黄水之患 / 王和平

122 长营村惨案纪实 / 王延喜 王家壁

125 解放初郸城毁烟禁毒的情况 / 李四端

129 丁村天主堂与四神甫被害事件 / 侯杰 徐公卿

132 “一二·九”运动淮阳亲历记 / 张弗成 李文学

136 商水王沟桥抗日除奸看家队 / 张俊奇

141 鹿邑县城三次沦陷记 / 史效珍

军旅生涯 ●

145 回忆我在中国驻印军新六军时的见闻 / 郭杰三

153 我所知道的刘广信将军 / 范明成 徐公卿

校园忆往 ●

159 吉鸿昌学校话沧桑 / 杨馨山

167 回忆马头集回教儿童教育会 / 李德昌

匪患实录 ●

171 周口历次匪劫记 / 李名远 马毅堂

175 身陷匪窟记 / 张耐庭

社会百态 ●

182 扶沟县绅霸斗争及其罪行略述 / 张志刚 杨馨山

194 解放前周家口的娼妓业 / 韩家修 王羨荣

文化史林 ●

199 太康县“四街戏”始末 / 程俊松

宗教史话 ●

204 周口基督教发展简述 / 赵克兰 吴良芳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在西华的救济活动

叶 魁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在西华黄泛区的救济活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世事沧桑,斗转星移,当年参与救济活动的外籍人士早已回国,中方工作人员星散各地,且都年事已高,近年纷纷谢世,要全面了解“联总”在黄泛区活动的情况难度较大。我仅将“联总”在黄泛区腹地西华县活动的情况,通过走访尚健在的一些知情老人,又查阅一些有关资料,写出本文。在走访的知情人中,有参与“联总”救济工作的技术员、拖拉机驾驶员、修配师,有参与筹建黄泛区农场的离休干部,有被救助的灾民等。

一、救济总署的建立

1943年11月,由美国发起,并由48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盛顿成立(比联合国早成立2年),决定向欧、非、亚38个战后国家施救,中国是救济的重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有救济物资及运输工具上均标有“UNRRA”字样,所有工作人员均佩有铜质圆形蓝珐琅底银字“UNRRA”字样的徽章。“联总”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组织。它没有党派标志,也无政治色彩,它的总分机构均不设行政机关,只设管理机构和办事机构。

“联总”总部设在华盛顿。最高长官为总署长,常务机构为理事会,施行机构是分设在各国的分署。救济物资是由各会员国提供和民间募集及各慈善团体捐献的。美国拿了一大部分,其次是

英国、加拿大、拉美各国及澳大利亚。美国当时拍了一部记录片，拍的就是美国人民踊跃捐献血的场面。抗战胜利后，中国许多大城市里都放映过这个片子。“联总”的工作人员多是从民间招募的，其中多数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罗门会、阿毛毛基金会等慈善团体的成员。条件是未婚男女青年，有一定学历，通驾驶、机修、医疗、农学中的一门以上技术。工作人员无薪金，只有津贴，相当于现在的“青年志愿者”。好奇活泼的美国青年，一时应招者云集。

“联总”与中国接洽机关是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院设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佩“CHINARRA”字样的徽章。因为当时尚有一纸《双十协定》在，当局又不得不在邯郸设解放区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解总会”)。由于“联总”的性质，行政院也不好意思强在各分支机构中安插高官显宦，只好由各地的学界名流、慈善团体头领，宗教领袖掌管。因为“行总”毕竟以“联总”为依托，所以，“行总”、“解总”倒鲜为人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时在东南亚，美军尚有相当数量的战备物资，除军械武器外，汽车、帐篷、食品、粮食、医药器械、修路机械、厨车、敞篷吉普应有尽有，归心似箭的美国兵，哪还看上这个！统统交给“联总”赈灾去吧。“联总”于10月份就把这批物资集结到交通要道，随时都可以运抵中国灾区。这正是黄泛区难民在1945年冬就可领到首批救济的原因。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于1945年9月建立于开封，分署长为马杰。马杰是大学教授，知识界名流，门人甚多，颇有威望。分署下的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多是他的学生。建国后，马杰出任“民革河南省委组委”。

西华县是黄泛区腹地，地处黄泛下游，为八方黄水的汇集处，水深盈丈，8年不退，相当多地方积水长达10年。“黄泛腹地”是全国公认的，“联总”把救济重心放在西华黄泛区，也属理所当然。

“联总”河南分署在豫北、豫西南、豫东北各设一工作队，在周

口设第四工作队，后豫西南工作队也撤并入周口第四工作队。该工作队下辖3个分队：黄泛区农业机械复垦工作队（专司机器垦荒），黄泛区工作队（专司灾民救济），黄泛区医疗卫生工作队另辖许昌汽车管理处和漯河修配厂。为保证泛区救济工作的时效，又在西华县城黄学旧址（今县人民医院）设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黄泛区第四工作队西华工作站，站长王大全。任务是救济物资的调运与存放，机械的分配与管理，“联总”上级人员的接待与考察，联络与翻译（王本人通英语）。

二、救济工作的开展

“联总”第四工作队与西华工作站是隶属与交叉的工作关系。第四工作队的首任队长是华敏，住周口；继任队长是王大全，他又是西华工作站的站长，所以，常自驾敞篷吉普车，往返于周口、西华，他的工作是很忙的。黄泛区农业机械复垦工作队受第四工作队与西华工作站的双重领导。

早在1945年底，“联总”河南分署即在中牟、尉氏两地各招一班曳引机（后以俄语译为拖拉机）训练班学员，每班30人，要求大学毕业资格，学期3个月；接着又招收同资格同规模的训练班两期，共训练曳引机手180人。从第四期起，移至扶沟、周口两地举办，每班50人，要求高中毕业，学期半年，共培养学员100人。第五期，每班80人，共毕业160人。

黄泛区农业机械复垦工作队下辖3个分队：一分队初设西华王牌坊，后迁西华邵蛮楼，队长原正印；第二分队设扶沟练寺，队长时洪义；第三分队设西华护挡城，队长崔玉华。各分队均配有外籍技术员（多为美国人）及翻译。如所罗门、渥尔提那、乔艾斯渥尔坦等10多位。他们的任务是随机下田，指导驾驶，排除故障。另外在西华县城西街路北老衙门（今县医药公司）院内设修配厂一座，调漯河修配厂周焕彩、王承鲁为修配技师。

3个分队当时共有曳引机200余台及两台自走式收割机，内

有福特(25 马力)、麦士(55 马力)、卡斯(55 马力)、卡玛(55 马力)、克拉克(75 马力)、迪弗尔(90 马力),其中克拉克即是东南亚战场上用的筑路车。美军原打算打通重庆、昆明、仰光到印度密支那的交通线,与日本长期打下去,克拉克就是为开辟这条公路而造。这种车履带式,车身高 1.5 米,身長 2 米,在群山密林泥泞的环境下最适宜,可从事挖土、开掘、拉碾轧实等多项作业,想不到 3 个月后就调到黄泛区拉犁拉耙了。

10 年黄泛后的西华是一片泥淖,草深过人,盘根错节。曳引机要把草轧倒才可作业。一台机车拉两铧犁已很吃力。冬耕更为艰苦,因为机车都无驾驶舱,置身于冰天雪地中作业,仅靠一套棉工装实难抵御刺骨寒风。地身長约 10 里,6 个小时才能犁一个来回。驾驶员凭坚毅不拔的精神,为西华黄泛区开荒累计 45 万亩。

从 1945 年底,黄泛区难民已陆续返乡。这一批批从生死边沿上挣扎过来的人们,面黄肌瘦,行动乏力,拖儿携女,根本无法恢复生产。各复垦分队就把已开垦的荒地指认给他们,有相当一批土地已播上种子,长出青苗。

黄泛区工作队,由王大全主管。按救济性质可分为急救性救济、后续性救济和开发性救济。按类别可分为特重灾区、重灾区和灾区三等。

黄泛后陆续归来的难民,他们原居的村落已淤在丈深之下了,只能在大致方位踩倒一片蒿草,铺上席片露天而眠。灾民成了无衣无食的赤贫人!一个灾民点往往只有一个火种,遇上雨天,连这一个火种也浸灭了,时间仿佛一下子倒退到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大河奔流》剧组来西华拍外景,他们征集到一批当年灾民的衣物作道具,目睹这些如丝如缕的片状衣服及仅是片片的锅碗,使人黯然泪下。

救灾先救急,救急莫过于分放熟食,这是解生民于水火的首要一环。熟食分放有定点分放和流动分放两种。根据工作站长王

大全的布置,在红花、城关等十几处扎下伙房,供辐射半径七八里内的灾民领饭吃。西华县红花镇凌桥村凌容海老人回忆说:“我粗通文字,王大全叫我给灾民造名册,报给设在红花的伙房,伙房按名单发饭票,灾民凭饭票打饭。票分大票(成人用)、小票(儿童用)两种。每日三顿,每顿平均一人一马勺米饭(有时是一个旧制12两重的馍),两人一马勺菜(由蕃茄、土豆、黄豆罐头混合熬成),足可吃饱。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直到我村都有了住处,安上了锅灶才开始发米发面。”特重灾区救济状况大致如此。

重灾区的食品发放以西华县城为例,伙房设在旧察院内(今县公安局),王大全指定本处人高幼生为伙食长,单逢乙为会计。据单逢乙老人回忆:“当时每天开午晚两次饭,大十字街鸣钟为号。灾民凭衣袖上缝的布条多少领饭,一口人一个布条。也不是城关灾民都可领布条打饭,许多不断炊的,就领不到布条。这个伙房供熟食约5个月才撤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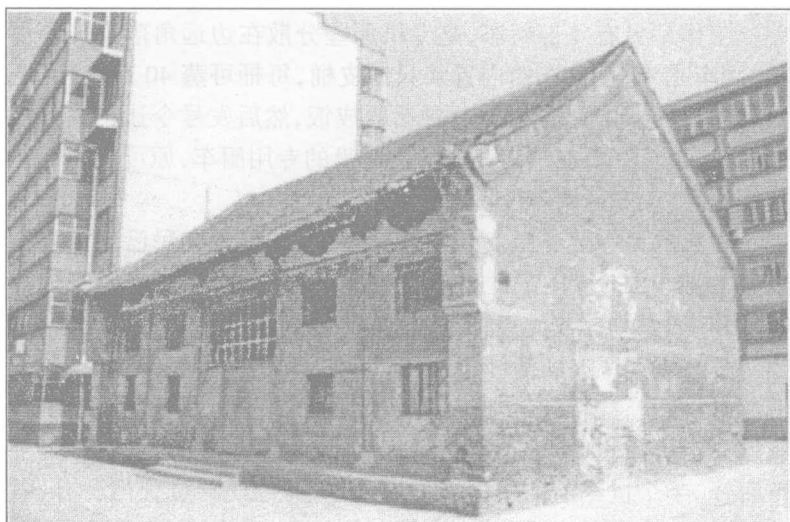
工作站另有4部厨车,是专供那些分散在边远角落灾民熟食的。厨车是十轮卡,车箱内置4只铁皮桶,每桶可蒸40斤米。到地点后,只需上水通蒸汽,20分钟后既成饭,然后发号令让灾民来领饭。这车是美军曾在东南亚战场上服役的专用厨车,原可供200士兵吃饭。一般灾区则不设伙房供食。

救急的另一要务是发放衣服。10年黄泛后的灾民已到了无衣可穿的地步:10岁以下的男孩,裸身赤体,一丝不挂;成年男子一律赤膊;妇女则赤皮露肉,衣不蔽体,少女们尴尬无比,羞于见人。当时凡特重灾区灾民都可领到一套衣服。先由灾民点造出名册,写明年龄、性别、身高,然后在灾民点当面发放。这是从各国募捐来的衣服,有新的,也有八成新的,但绝无破旧不能穿的,五颜六色,千奇百怪。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哪见过这个?他们穿过长袍马褂、中式便装,一旦领取这些大红大绿的连衣裙、茄克衫,显得很无奈。“是饭充饥,是衣挡寒”,姑且穿上吧。一时间,少女穿上了连衣裙,

老太太穿上了花茄克，老汉穿上了工装裤，小脚女人蹬上了高跟鞋，开始大家还相顾而笑，天长日久，也习以为常了。

重灾区 and 灾区不是人人一套衣服，而是有衣不发，无衣就发。在校学生则发给衣服或布匹。笔者想起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状况有了好转时，市面上一下子流行起了时装，许多人看不惯，说“妖里妖气的”，黄泛区的人则不然，他们说：“这有啥可奇怪的。40 年前我们就穿过。”是的，黄泛区人确实见过世面，他们有在全国各地“清吃百户”的经历，吃过暹罗大米，美国洋面和各式各样的罐头、饼干、桶装奶粉、战地盒饭，后来当市面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食品时，他们倒显出司空见惯的派头。

在特重灾区，住处也是头等大事。若盖房，不仅无砖瓦，甚至连一根木棍也找不到，因此“二战”中退役下来的帐篷便成了特急



西华县明伦堂，“联总”西华工作站曾用做仓库

供给品。一般3至5口人家发20平方米帐篷1座,5至8口人家发40平方米帐篷1座,连同支撑帐篷的支架一并发给。其他灾区则视情况,只有露宿者才可领到帐篷。

当时外电预言:“黄泛区是不可能恢复的。”这话当然有点悲观,但在这片莽莽荒原上要解决25.6万灾民的衣食住行,仅靠放饭、放衣、放帐篷是根本不行的,应该采取的办法是:一靠物资实行后续性救济;二把救济与生产结合起来,走开发性救济这条路。

王大全是一位有组织管理才能的人。他在西华工作站内重点建设了汽车运输队、仓库、缝纫厂、制鞋厂(女工50名,手工制)、铁机织布厂(共20余名织布女工)、物资调拨供应处、木工厂(除做桌凳外,还可架小型便桥)等,为后续性救济完善了机制;另一方面,他经常带领“联总”开封分署来的外籍人员到各灾民点巡视。据凌赞老人回忆:“我认识王大全,西华县许多人都认识他,他领美国人次次到我家向我父亲了解情况,只要能立灶做饭的,就不再领饭了,而改为发大米、白面、罐头、牛奶、咸豆粉。标准是:成人每月30斤大米、30斤白面,共60斤;小孩每月20斤大米、20斤白面,共40斤;罐头每人10听、牛奶10听、咸豆粉1听(5磅)。我父亲是灾民点造册登记人,美国人与他交谈,我父亲听不懂,就由王大全翻译。”这里是特重灾区,发的东西一般吃不完,目的是防备阴雨风雪天。

重灾区发放的物资是特重灾区的三分之二,灾区则是特重灾区的二分之一。大约到1946年底,泛区灾民已达到户户冒炊烟了。与此同时,开发性救济也全面展开。

首先是发工具:有锹、镐、斧、锤等。不分灾区类别,每家都可领到几件。这些工具许多都是“二战”中的军用品。

二是打井。按人口密度,每挖一口井,出工者每人赈放面粉50斤。

三是捕蝗。黄泛后的沼泽,是蝗虫繁殖的基地。蝗食禾苗,蝗

虫带给黄泛区的是毁灭性的灾难。“联总”正是看清了这一灾害的严重,才用“以工代赈”发动全民捕蝗的。男女老幼,捕一斤蝗虫换一斤大米,地头过称,当众掩埋。人多势众,对治蝗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是修路。按测定路线应修通周口至开封,周口至许昌两条公路。路宽 15 米,路面高半米,以工代赈。灾民可志愿出工,整劳动力每天给米(或白面)7 斤,半劳动力给 5 斤。当时灾民一般体弱,少气无力,像这样的大工程只有慢慢干,工作量不强行规定。许多灾民都愿意来修路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午还可领一盒“战壕餐”:一个用防潮纸包装的纸盒,打开后内有甜咸饼干各 6 片、牛肉干 1 块、巧克力 2 块(洁口用)、骆驼牌香烟 3 支、火柴 5 根,还有粉笔样式的卫生纸 1 支。这是美国士兵在战地用的盒饭,俗称“战壕餐”。干得快也罢、慢也罢,无人催促,灾民体弱多病,有的人到工地上挂个名字。用了 8 个月时间,沿途这些灾民总算把这两条路修成了。今天周汴、周许两条公路的路基,多半都是那时由灾民铺成的。

五是在西华县城办了儿童教养院,收养孤儿和灾区失学的孩子读书,一切衣食费用全有“联总”供给。

灾害和病疫是一对孪生姊妹,潮湿的住处,破旧的衣被,又缺乏起码的卫生条件,黄泛区成了虱子跳蚤的温床,苍蝇蚊子的故乡。当时,要是谁身上不生虱子倒成了怪事,被认为是“苦皮人”。灾民们全身生满了虱子,捉不胜捉,有人干脆打赤膊,把衣服扔到太阳下,让鸡去啄。虱子原本被视为“丢人虫”,但人人都有,有什么丢人!跳蚤也成群袭人,人们进屋前把裤管挽得高高的,以减少跳蚤进衣。苍蝇成阵,驱之不退。有老姬郭氏者,当年无意间完成了这样一个试验:她把一碗剩饭放在了案板上,一个下午,苍蝇竟把一碗饭吃得光光的!至于蚊子,更不用说了,人们把睡觉叫做“喂蚊子”。幸亏当时大地未被污染,新鲜空气有的是,要

不然，一场大瘟疫肯定躲不过。即使这样，许多人还是患上了疟疾、无名冷热、疥疮、拉肚子。

“联总”河南分署早在 1945 年底就在西华城关西街城隍庙街口设一所医院，只有门诊，无病床，相当于一间诊所。由美国女青年艾丽丝、罗某某坐诊，大家尊称她们为艾小姐、罗小姐，从徽饰看，她们是慈善团体罗门会成员。

治疗很简单。疟疾或冷热病一般给三包奎宁或 ABC，疥癣烂疮皮肤病，就擦点消炎药水或撒点磺胺粉包扎一下，奇怪的是都有奇效。黄秀兰老人说：“那年我 13 岁，在‘联总’灾童教养院念第二册书，得了个冷热病，每天都发冷发热，吃不下饭，面黄肌瘦，课也上不成了，只好躺在寝室休息。老师见我这种样子，就领我去看医生。我把病说给了翻译，艾小姐看了我的口腔，又用听诊器听了一会儿，就给了我 3 包药。翻译告诉了我吃法，回来吃一包就大见效，3 包吃完就全好了。在我印象中，奎宁是治冷热病最好的药。”

美国是一个对药品要求很严格的国家，像这种奎宁，本来是军用品，专供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作战的士兵服用。奎宁的原料就是金鸡纳霜，它是印尼一种树的分泌物的结晶体，以印尼产为最优。美国用印尼的金鸡纳霜制奎宁丸，药效当然奇好。

当时在集市上还设有虱药发放台。逢集日，只要吆喝一声“发虱药了”，便会涌上许多人。工作人员在每人内衣上撒点白色粉末，虱虬就没有了。有人称之为“铁扫帚”，其实这是“敌百虫”粉。

进入 1947 年，西华已成了解放区，西华县人民政府设在西夏亭，而在县西逍遥，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县政府，共产党的县大队与国民党的国民兵团经常交火，但是国民兵团没有袭击过“联总”或抢掠救济物资。王大全是位善于对付各种复杂局面

的人，表面上他以无党派、无政见的纯救济机构面目出现，国共两方，他两不得罪，谁来都给一点，但他看得出共产党的军队，终日游击，很难补充，所以给的要多一些，何况晋冀鲁豫代表黄处长、豫皖苏代表赵正一常住工作站内，与王大全相处很好，所以给共产党军队的物资支援就多一点。据李英殿回忆：“1947年秋，我在二军分区沙河支队当战士，一天夜里，我部与西华县国民兵团在丛桑、白桥一带交火，打到天亮，敌人撤退了，我部也迅速东进，向解放区开拔。我们已有两天没吃饱饭了，忍饥行军到西华县城附近，派两个人持信去找王大全，王大全立即给了我们一些食品，大家饱餐一顿，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王大全，原是南洋华侨一个富商的儿子，抗战爆发回国效力，抗日胜利后又转入“联总”任中方译员、工作站长、分队长，工作很深入认真，现在黄泛区一些老人都知道“王大全放赈”。1948年，他离开了泛区。

黄泛区人民对“联总”还是心存感念的，对各国人民给黄泛区人民的支援至今仍念念不忘。中国有句老话，“饥者以箪食，温者以瓢饮”，“联总”的作用也正在于此。

三、“联总”撤销以后

1947年11月25日，联合国第三届大会决定撤销善后救济总署这一机构，“联总”至此完成了它整整4年的历史使命。

“联总”决定撤回派往各国的工作人员，并把全部救济物资留给当地。中国政府决定成立黄泛区复兴局接管全部工作。所有中方人员，根据志愿，或遣散或过渡到复兴局，每人发给50条麻袋，代为工资。

1947年底，西华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复兴局。县委书记刘华飞，县长石尧召开全局员工大会，石尧讲话说：“从今天开始，复兴局所有物资都属于人民的了，大家都有责任看管好、

保卫好，任何人都不允许动一颗螺丝钉。”

早在这年6月初，国民党看到大势已去，又不甘“联总”物资落入中共之手，就起了破坏之意，6月12日早8点刚过，从开封方向飞来一架轻型轰炸机，在黄学上空（“联总”工作站设此，即后来的复兴局）低空盘旋两周后飞去，大家即意识到这是轰炸前的信号，于是赶快在院子里布上20多米长的“UN”字标志。刚布置完毕，敌机又折回来，谁料它正是冲着这个标志来的。一阵机枪扫射后，两颗炸弹不偏不倚正好投中了圣人殿。这是一座大仓库，内有20多台“福特25”拖拉机、汽油20多桶。一时间，声闻10里，火焰冲天，大火熊熊烧了5天，圣人殿夷为平地，二殿明伦堂西山墙上留下的弹孔至今犹在。机耕队长郑绍文当场被炸死，炊事员老尹被炸成重伤。黄泛区人民对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至今仍十分愤慨。

1949年10月初，中央农业部通知河南省人民政府，召集原黄泛区复兴局拖拉机驾驶员参加农业部主办的农业机械化培训班，复兴局派出80多名学员到北京双桥原农业机械学院报到，培训班有1200多名学员。这是一次高层次正规培训，开设机械原理、内燃机原理与维修及各型号机器的操作实习。担任“康拜因”课的老师美国人韩丁，当初是“联总”驾驶技术指导员，“联总”撤回时他志愿留在中国，后加入中国国籍，娶妻生子，现已儿孙满堂了。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获国际友谊贡献奖，现在北京安度晚年。

培训班4个月期满结业，农业部领导在结业典礼大会上讲话，鼓励大家说，我们这班人就是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开山鼻祖。后所有学员分赴到全国各农场，成了农业机械化的骨干。

1950年3月，中央成立黄泛区复兴委员会。3月21日，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在开封成立，局长由河南省主席吴芝圃兼任，副局长为赵一鸣、路岩岭。27日，局机关移到西华

县城黄学，4月1日正式办公，局下设秘书科、组织科、机耕科、宣教科、农林科；另设防疫医疗大队、测量总队、修配厂。主要任务是疏治河道、排除积水、防疫治病、生产救灾、号召外逃难民返乡，重建家园。

同年4月，中央农业部分来拖拉机驾驶员70余名充实复兴局，成立机耕大队。复兴局成立一年来，组织帮助农民疏浚了颍河、双泊河及贾鲁河，回乡灾民开垦荒地累计达千万亩，其中机垦土地占40余万亩；防疫治病120万人次，农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复兴局工作结束以后，中央指示，土地按户分给农民，3年不交粮，种不完的土地，可以建立一个农场。1952年，农业部决定在北京南苑和河南西华分别建立拖拉机站，以便摸索经验向全国推广。西华县拖拉机站由黄泛区农场代管。

1951年5月，苏联土壤学家丘尔尼科夫到黄泛区农场四站考察，当他看到千顷麦田时，抓起脚下的泥土看后惊讶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土壤，只有尼罗河（埃及）畔的土壤才能比得上这里的土壤。”他要带回土壤标本，回国进行研究。但他哪里知道黄泛区人民将近10年的苦难岁月呢！

1957年夏，根据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达成的备忘录，原“联总”派往中国的技术指导员迈克尔，被护送至香港回国。这是最后一位当年在黄泛区工作的外籍人士，他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1年。

1985年夏初，一位60多岁的美国老人到黄泛区旅游，西华县政府接待了他，他自我介绍说，他曾是“联总”派往黄泛区的农业技术员，曾在红花乡官口村垦荒，这次来是故地重游。当他来到官口村，看到一派林茂粮丰的园田，绿树掩映中的青堂瓦舍时，无限感慨地说：了不起，了不起！

（作者：叶魁，商水县人，西华县三高教师，已退休。）